

地理科技资料(24)

国际城市化

专 集

南京大学地理系

译者说明

本论文集是国际地理联合会 (IGU) 下属城市化过程与类型委员会1976年在列宁格勒召开会议上论文讨论的汇集, 由《波兰地理学集刊》以第39号文集形式刊行的。共包括“城市化过程”论文四篇, “区域实例研究”论文十二篇以及“居民点体系——概念和研究计划”论文三篇。据编者说明, 那次会上尚有另四篇论文已单独出版, 故未收在本文集内。截至1977年以前, 世界大部分国家城市化发展的情况, 通过这些论文, 大体上可以得到一个梗概, 为此, 特将其全部译出。但为了便于了解和查阅有关论文所附参考文献, 一律以原文形式印出。

全部译文, 系组织我系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专业77级及78级(少数)同学担任, 并经由有关同志作了校改。但其中《法国的城市化》一篇系请我系非洲地理研究室唐发华同志译出, 并请我校外文系王士源同志, 特别是最后请河北师范大学地理系葛以德教授校改, 谨致谢意。由于我们水平限制, 译文可能有不当或错误之处, 希予指正。

本译文系借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原文藏书, 特致最大谢意。

南京大学地理系经济地理教研室

一九八二年六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部分 城市化过程	(2)
聚团原理及其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	B. N. 塞迈夫斯基 (4)
现代城市化和居民点发展的一些趋势	Y. L. 皮沃瓦诺夫 (10)
城市化与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某些联系	
N. T. 阿格凡诺夫 S. B. 拉弗诺夫	(18)
空间变化与城市景观	R. 辛克莱尔 (22)
第二部分 区域实例研究	(33)
丹麦的城市化	S. 阿勃里斯 (34)
法国的城市化	J. 拉巴塞 (50)
印度的城市化	C. D. 德士潘德 莱克平明纳瑞安 S. 巴特 (58)
印度城市化趋势	D. 穆克尔基 (61)
爱尔兰城市化过程与类型	M. J. 班龙 (73)
新西兰的城市体系	R. J. 约翰斯顿 (87)
葡萄牙的城市化	A. S. 洛普斯 (93)
南非共和国城市化过程与类型	L. 霍尔岑勒 (98)
西班牙城市化所引起的居民点类型的变化	M. F. 雷格斯 (115)
斯里兰卡的城市化	Y. A. D. S. 万纳辛格 (130)
联合王国的居民点类型和发展演变	H. 卡特 (137)
拉丁美洲城市化所引起的居民点类型的变化——以委内瑞拉为例	
L. F. 查维斯	(155)
第三部分 居民点体系——概念和研究计划	(164)
国家居民点体系的理论、分析方法和历史发展	K. 迪文斯基 M. 杰亨斯基 (165)
国家居民点体系中城市聚团的发展	N. M. 汉森 P. 科尔赛利 (172)
首都在国家居民点体系中的作用	P. 绍勒尔 (182)
关于各别国家国家居民点体系报告的指导纲要	(193)

前 言

本卷——《波兰地理学集刊》第三十九卷介绍有关城市化和居民点体系问题的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反映出国际地理协会“城市化过程与类型委员会”在其第二个任期内、1972~1976年间所进行的工作和研究成果，也包括为该协会1976年在莫斯科召开全会设立的另一个委员会——“国家居民点体系委员会”准备的材料。

全卷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作为第23届国际地理协会大会组成部分1976年7月21日到26日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关于城市化过程与类型的K·20讨论会的报告，以及在会上提出的几篇论文；第二部分是在1972~1975年间为国际地理协会委员会准备的、在指定国家中有关都市化问题的报告；最后第三部分是国际地理协会委员会在列宁格勒最后一次会议上宣读的三篇论文。这几篇论文旨在作为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国家居民点体系委员会的基础。这个新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977年1月4日到7日在西德波鸿举行）通过的委员会职权范围，成员名单，以及关于各别国家居民点体系报告的指导纲要也包括在这里。

（牧新明译，宋家泰校）

第一部分 城市化过程

1976年7月21日~26月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城市化过程与类型讨论会上的报告

作为第23届国际地理学大会组织委员会和国际地理协会城市化过程与类型委员会的会前活动的一部分,城市化过程与类型的讨论会于1976年7月21日~26日在列宁格勒举行。讨论会期间提出的论文围绕着四个主题归类:(a)当代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聚团(Unban agglomeration)的作用;(b)城市化及其在居民点形式和趋势上的影响;(c)城市化进程的预测和规划;以及(d)城市的社会、经济结构问题。另外,在讨论会期间,为国际地理协会城市化过程与类型委员会的全体大会留出一天,以讨论关于国家居民点体系对比研究的议题和计划。

讨论会期间收到的24篇论文中,有7篇因作者缺席而被删去。在1976年7月21日下午第一次会议上,宣读并讨论了B·N·塞迈夫斯基关于城市聚团原理及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G·M·莱鲍关于从城市地理学观点看聚团的影响,M·波拉柴克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城市化的新形态,和M·穆克尔斯基关于发展中国家(印度)城市化趋势等四篇论文。B·N·塞迈夫斯基的论文刊印在本卷,G·M·莱鲍的论文已单独发表在《苏维埃地理学研究》上(莫斯科1976),M·穆克尔斯基的报告包括在本卷第二部分中。在1976年7月22日上午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了Yu·L·皮沃瓦诺夫的城市化和居民点的当前趋势,M·I·斯琼金娜的苏联居民点的发展形式及调整,O·P·利陶伏卡的当代城市发展和形态学问题,M·杰底底的突尼斯苏塞的城市发展和R·E·辛克莱尔的空间变化和城市景观共五份报告。Yu·L·皮沃瓦诺夫和R·E·辛克莱尔的论文收在本卷。

国际地理协会城市化过程与类型委员会全体大会于1976年7月24日(星期六)召开。在上午和下午的会议上,讨论了三个报告:K·迪文斯基和M·杰津斯基关于国家居民点体系的理论,分析方法及其发展;N·汉森和P·科赛利关于国家居民点体系中城市聚团的发展;P·绍勒尔的关于首都在国家居民点体系中的作用。这三个报告构成了本卷的第三部分。大家广泛地讨论了这些报告,尤其是围绕欧洲及北美高度发达国家中那些最大的城市聚团的人口减少这个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这个问题上,对于这种现象本身(现代该地区城市的一个特点)以及对其解释,都存在不同的观点。讨论中提出的另一个议题是,有必要依照适用于分析首都作用的方法,来分析中心公共服务设施和区域设施对城市发展和居民点体系的影响。

在1976年7月26日上午的会议上,提出了N·P·阿格凡诺夫和S·B·拉沃诺夫关于城市化过程与社会生产组织间的相互关系,M·V·布尔什切夫斯基,B·A·彼得洛夫和乌斯潘斯基关于社会主义计划体系中的城市,和V·I·努德曼关于改善居民点体系中城市发展预测等三篇论文。其中第一篇论文收在本卷。

另外,还讨论了城市的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的两篇论文(J·凯尼恩关于西方城市人口的构成、面积、形式、综合发展和D·R·迪迈梯诺关于多职能社会中居民的流动性)。尽

管与会者对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但由于问题本身涉及的面较窄，讨论仅仅局限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

大会为与会者组织了几次旅行：7月22日下午去彼得罗德沃烈次，7月23日去诺夫哥罗德，7月25日（经过列宁格勒）去卡累利阿海滨。与会者还访问了苏联地理学会（在那儿，有机会看到他们出色的标本和资料）和列宁格勒大学地理学院（听取了关于该院课程设置和教学法的介绍）。

K·20论文集组织委员会主席，已故的B·N·塞迈夫斯基教授是这次讨论会谦和的主持者，Yu·L·皮沃瓦诺夫博士是委员会勤勉称职的秘书。

（柯善咨译）

聚团原理及其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

B·N·瑟迈夫斯基

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地理系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15世纪初，欧洲只有4个城市——巴黎、君士坦丁堡、威尼斯和米兰，每个有十万以上居民；到18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没有一个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在此，我们不涉及古代、中世纪以前）。在19世纪中期，只有两个城市——伦敦和巴黎——有100万以上人口；但是到20世纪初，世界上有10个这样规模的城市，其中六个在欧洲。大约到1950年，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已达51个。现在，20世纪最后25年开始的时候，大约有140个这样的城市。假如我们考虑不阻止1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的发展（这样的城市已经超过2,500个），以及随着“城市化”而出现的所有其它进程，我们可以推断，当人类面临诸如：这一进程将导致何处，能够如何指导以及应该如何指导这一进程之类的问题时，我们将难免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

很显然，在研究城市化的过程与类型（types）时，不允许我们忽视社会问题。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研究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只有揭示和依赖这些规律，我们才能做出合理的决定和建议。

每个社会经济时代都具有其在既定形式的条件下起作用的特定的人口规律。这个规律决定从事生产的人员的变动，人口的地域分布（包括城市与郊区居民点之间的差异），人口迁移，并且，最终决定人口的自然变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资本主义积累普遍规律的影响下，相对人口过剩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资本有机构成的发展中，有其深刻的根源。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造成了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以及对工人剥削的增加，小企业的倒闭和后备劳动力的增加。结果，除了在城市中以公开形式表现出的失业者增加以外，同时在农民生活的郊区，人们也可以观察到穷苦农民和农业工人数目的增加，这些人涌进城市寻找职业。

社会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人口规律则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增长着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指导下，消除了劳动力自发移动的原因，实行劳动力的计划分布，从而有秩序有组织地从农村向城市输送工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是一个有计划的经济体系，它能在加快科学技术发展的条件下，做到充分就业。

然而，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其城市化过程中则有一些共同规律性特点。这里我们指的是，譬如象生产客观上趋向于集中，所以人口也趋向于集中这样的特点。我们看到聚团原理（Principle of agglomeration）是一个经济地理的客观规律，它伴随着工业生产的出现同时发生作用，从农村经济中分离，在城市里集中。这个原理表明，在有限的地区中

生产集中的趋势，这种集中趋势是克服不同的生产部门间空间间隔的趋势的一种特定的经济地理形式。因此，不能不把生产的集中看作是聚团的基本原因之一。

在其早期的形式中，聚团原理的影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表现出来了。例如，手工作坊聚集在城镇中。但是，其充分的影响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才可观察到，并且其影响还没有从社会主义社会中完全消失。

正是阿尔弗雷德·韦伯(A·Weber)，这个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和社会学家，第一个提供了关于聚团原理作用的令人信服的分析。众所周知，1909年，韦伯提出了一个工业区位理论。在这个理论中，首先通过调查，从原料来源和劳动力市场的观点，选择最合理的厂址；由此保证企业家支付最少。在这个理论中，韦伯只关心到资本和流动资金，而忽略剩余价值，他远没有考虑社会劳动分工和经济区形成发展的真正历史过程，并且忽略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决定工厂位置的客观规律。然而，在他的著作中，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在分析经济地理现象中，他使用了数学方法（尽管在做这些时，他是从错误的原始概念出发）。并且，特别重要的，他是第一个这样的作者：他不仅建立了“资源指向”(resources orientation)和“劳力指向”(labour orientation)的概念，而且建立了聚团过程的重要作用的概念，即工厂倾向集中于独立的，各别的中心的概念。但是韦伯远没去试图发现这种“倾向”的原因，并证实其固有的客观规律。所以他未能充分发现聚团原理。他的这个失败不是偶然的。韦伯荒谬地认为，对于一个特定的时代，历史的和社会的变化是与文化进程的无理性性质(irrational nature)相联的，而文化进程本身是有智力的精华(intellectual elite)作为动力的。这样，按照韦伯的看法，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受制于精神力量的相互作用的。他带着这样一种唯心立场，否认了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存在及其检验能力。

在韦伯以后几十年中，E·胡佛(1948)，W·伊萨德(1956)和其他作者对聚团问题作了大量认真的工作，但是没有发现其规律。I·贝恩(1954)在他的有关冶炼工厂的计算的基础上，得出了在一个发展中的社会里，所有工厂倾向于集中在单一的、专业化的中心的结论。这应当是聚团原理的充分示证；然而贝恩也没有成功地把它系统地表述出来。正在写有关美国的聚团进程和工业布局变化情况的麦卡迪、胡克和诺克斯借助一个谚语得出结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样说也许是聪明的，但是，那当然还算不上是把聚团原理系统理论化的尝试。

P·海格特在详细讨论了不同的观点之后，得出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我们发达国家中的那么多工业企业围绕着随机中心发展起来，这些随机中心的问题仍是区位研究中迷惑人的蹊径”。换言之，海格特甚至拒绝承认聚团原理，事实上，他认为聚团原理是不可理解的。（原译者注：“在此似乎有点误会，因海格特的文章的俄文翻译与原文有点差异，当把俄文重新逐字译成英文，俄文译文将显出更加肯定的色彩：‘发达国家中那许多工厂企业围绕着随机中心发展，这些随机中心形成的原因，现在如同以前一样，仍是区位分析中一个神秘的领域’。”）

综上所述，很明显，由于缺乏真正科学的方法论，也由于唯心主义哲学观念影响很大，所以尽管不乏好意，并且调查者掌握着丰富的事实资料，然而要做出很好的概括，并发现聚团发展的规律，是不大可能的。

在苏联，P·I·杜希诺文(1959)，V·G·达维多维奇和G·M·拉波(1964)，V·G·达维多维奇(1967)，D·I·波格纳德(1967)和其他学者的著作中都涉及到聚团

问题。根据他们的观点,聚团是居民点组合最发达、最复杂的形式,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大城市周围。这样,大城市成为聚团的核心。按照这个思路,通过研究居民点体系,把集合城市(有卫星城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概念融合在一起,就能够识别聚团的经济性质。然而,应该说明一些聚团过程的规律性特点:(1)工业生产和劳动的地域性集中;(2)资本主义社会聚团形式的自发性、任意性;(3)社会主义社会通过区域规划的方法对聚团形成的控制。以上特点反映了政治经济学的普遍规律。

D·G·科加耶夫和B·S·科里叶夫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在苏联人口总数中,大城市占的比例正在怎样地逐渐减少。这大概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能如何部分地克服聚团原理影响的一个例子。七个超过100万居民的“老”城市(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塔什干、巴库、哈尔科夫和高尔基)占大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变化如下:1926年占60%,1930年40.7%,1959年29.4%,1970年23.4%。在解释这些资料时,我们应该记住两种情况:(1)100万以下的大城市人口比例上升(这也是聚团原理影响的一个事实);(2)在以上所提到的七个最大的城市周围地区,人口变化主要表明了围绕大城市形成的卫星城中人口的增长,周围地区在管理上是不属于这些城市的,所以在人口统计资料上得不到反映。作者们正在精心建立一个统一的居民点体系(USS)的理论,他们强调:“在统一的居民点体系概念的结构中,无论如何不可能把大城市和聚团与城市生活的细微结构作比较”。在此也就意味着,能把聚团概念降低为居民点体系的概念。在我看来,在同一本书中,N·T·阿加诺夫,S·B·拉夫诺夫和B·R·帕沃琴斯基提出了一个更加精确的、如企业的地域性集中那样明了的聚团概念:“生产的聚团,同时表现出是一个上述的所有社会生产活动组织形式的有规律的结果。”即那是集中、专门化、协作和综合的结果。作者们甚至写到聚团原理的影响,事实上现在正在起作用。但遗憾的是无法把它作完整的表达。正如他们所做的那样,把生产聚集(而不是人口聚集)理解为聚团,我们认为完全是正当的。同样也可以说,F·D·蔡斯塔尼(1977)提出的概念是合理的。在他看来,“聚团影响”是一种“引力”,这种引力把工厂和其他与其在地域上有联系的经济对象集中在一起。V·U·塔米斯多(1975)也很接近于这样来理解聚团。

很遗憾,在第22届国际地理学大会(加拿大,1972)城市分组会议上所宣读的46篇论文中,没有一篇是涉及聚团理论的。维拉德·米勒的论文(1972),对1954—1967年间美国特大城市工业分布相对变化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虽然无可置疑,这些变化是聚团原理的影响,但是,该原理本身,其本质和影响都未被考虑。H·考尔和A·齐姆(1972)仅从娱乐的观点论述了聚团。

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那些,证明了在经济地理——从那个意义上说,也在其他学科中——不很严谨地使用了术语。常常是许多作者使用同一术语,而每个作者赋予这个术语不同的意义。对“聚团”这个术语也是这样。O·P·利托沃卡1976给我们提供了“聚团象是什么”这样一个流行的定义的评论。他研究了各种已写成的材料,他自己认为,现代城市化过程的最独特的特征是居民点形式中性质的变化,即由既紧凑又连接的结构来取代孤立的紧凑的居民点所引起的变化。后者是居民点之间依赖性不断增长的结果。这些居民点原先是独立的,但是后来一年比一年发展大了,这样就形成了居民点的基本形式。O·P·利托沃卡倾向于把那些既紧凑、又连接的城市结构称为聚团。对他来说,集合城市(有卫星城的大城市)就是多中心聚团。

目前,由于是这种情况,所以在现代经济地理学中,“聚团”这个术语绝大多数是当作

一个明确的居民点体系来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是这样一来，限定这个术语的范围，我们失去了广泛的含意。并且，我们无法回避，必须从更基本的理论的意义上去探讨它。

N·T·阿格佛诺夫和S·B·拉弗诺夫(1973)提出了一个相当满意的聚团原理的表述。按照社会主义条件下控制工业定点的原理和规律，他们阐明了生产聚团原理是一个表达在限定区域中积聚的生产趋向的原理。

我的观点，聚团原理是一个经济地理的普遍规律，其影响力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并且，在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改变了形式，它仍然保留着这种力量。这个原理的本质包含在这样的事实中——在政治经济学普遍规律的结构中，在工业布局的技术因素影响下——最高的经济效益是通过生产的最大限度的空间集中而获得的。

最终，我们所必须讨论的是生产的聚团，而不是人口或居民点形式的聚团。然而，很明显，因为没有不要人的生产，所以人口的分布与工业的布局有密切的联系。这些现象是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正是聚团原理导致了生产的最大限度的空间上的集中，随后又影响到城市人口的集中，并且开始了称为城市化的交错运动过程。这两个概念，即生产聚团和居民点聚团，尽管不用同一个术语表示，它们还是应该保留内在的区别。

很容易想象，如果城市化过程以与过去几十年一样的速度进行，那么，在遥远的将来，就会依然出现一个很大的危险：一个过分发展的庞大的城市将扩展到地球的整个陆域；那就是人们根据资本主义社会聚团原理影响所表现的趋势，在非常遥远的将来所能预期的情况。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时代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受历史局限的，所以这个趋势决不会到达其顶点。

在社会主义社会，聚团原理首先表现在节约用于克服生产部门之间的空间脱节所需要的劳动的努力这个趋势中，凭借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均衡发展，对这种趋势进行调整和控制。在某些情况下，证明有两个矛盾的趋势：集中——聚团原理的结果，分散——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结果。然而矛盾不是绝对的，而是辩证的。最终，在集合城市的最佳面积和相互间的郊区，以及娱乐地区之间将达到平衡。

无论如何，城市化过程不会完全消失。在社会主义社会，城乡对立正在消除。苏联共产党明文指出了进一步发展郊区居民点的途径：“集体农庄将逐渐成为具有现代住宅、公共服务、福利机构、文化和医疗设施等城市特点的扩大的居民点。最终，郊区人民的文化和福利条件将达到城市居民的水平。”事实是：城市化的概念不仅包括城市的发展及其在国家（或地区）生活中作用的增长，而且首先是城市活动形式的集中，城市生活方式的传播，新居民点形式的产生。Y·L·皮诺瓦诺夫1975年非常认真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应该特别注重发现城市居民点的最佳规模是多大。为此目的，可以应用N·I·布拉治科，S·V·格里格里耶夫和Y·I·查布丁1970年提出的方法。最后，城市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是极端重要的。

（柯善咨译）

参 考 文 献

- Agafonov, N. T., Lavrov, S. B., 1973, Osnovniye zakonomernosti razmeshcheniya sotsialisticheskoy promyshlennosti (Basic regularities in the location of socialist industry), in: *Teoreticheskiye voprosy ekonomicheskoy geografii*, Leningrad, pp. 21—51.
- Bain, I., 1954, Economics of scale, concentration and the condition of entry in twenty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3, pp. 15—39.
- Blazhko, N. I., Grigoriev, S. V., Zabotin, Y. N., 1970, *Matematiko-geograficheskiye metody issledovaniya gorodskikh poselenii* (Mathematico-geographical methods in studying urban settlements), Kazan Univ. Press.
- Bogorad, D. I., 1967, Zadachi izucheniya i regulirovaniya rosta gorodskikh aglomeratsii (The tasks set forth for studying and controlling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Nauchnye osnovy geografii naseleniya*, Moskva.
- Davidovich, V. G., Lappo, G. M., 1964, Voprosy razvitya gorodskikh aglomeratsii v SSSR (Problem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in: *Sovremennye problemy geografii*, Moskva, pp. 43—49.
- Davidovich V. G., 1967, O vzaimosvyaznom rasselenii v gorodskikh aglomeratsiyakh (On mutual relationship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Gradostroitelstvo i rayonnaya planirovka*, Kiev.
- Dubrovin, P. I., 1959, Aglomeratsiya gorodov (Urban agglomeration) *Voprosy Geografii*, 45, pp. 23—36.
- Hagget, P., 1968, *Prostranstvennyi analiz v ekonomicheskoy geografii*, Moskva, Progress (Russian translation of: *Locational Analysis in Human Geography*, London, 1965).
- Hoover, E., 1948, *Th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New York, pp. 116—121.
- International geography*, 1972, Toronto Univ. Press, vols. 1—2.
- Isard, W., 1956, *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 New York, pp. 172—187.
- Kohl, H., Zimm, A., 1972, Some territorial aspects of local recreation in agglomerated areas of the GDR (demonstrated with the example of the capital Berlin), in: *International geography*, pp. 861—863.
- Litovka, O. P., 1976, *Problemy prostranstvennogo razvitiya urbanizatsii* (Problems of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Leningrad, Nauka.
- Materialy XXII syezdu KPSS* (Documents of the 22nd Congress of CPSU), 1962, Moskva, Gospolitizdat.
- Miller, V., 1972, Comparative changes in the local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

- megapolis 1934—67, in: *International geography*, pp. 824—826.
- Pivovarov, Y. L., 1975, *Urbanizatsiya i rasseleniye* (Urbanization and settlement), Moscow, Statistika.
- Problemy urbanizatsii v SSSR* (Problem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USSR*), 1971, D. N. Valenty, V. V. Pokshishevski, B. S. Khorev(eds.), Moscow Univ. Press.
- Tamisto, V. Y., 1975, *Vnutrirayonnaya territorialnaya organizatsiya proizvodstva*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in districts (rayons)), Tallin, Valgus.
- Weber, A., 1926, *Teoriya razmeshcheniya promyshlennosti*, Moskva-Leningrad(Russian translation of: Ueber den Standort der Industrien, part I: Reine Theorie des Standorts, Tuebingen, 1906).
- Zastavniy, F. D., 1972, *Problemy razmeshcheniya promyshlennosti i formirovaniye industrialnykh kompleksov v SSSR* (Industry location problems and industrial complexes formation in the USSR), Lvov, Univ. Press.

现代城市化和居民点发展的一些趋势

P. L. 皮沃瓦诺夫

莫斯科 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城市化进程的惊人速度及其空前规模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独有特征。从历史观点出发, 应该指出, 二十世纪后半叶, 在科学和技术革命所刺激的生产力发展和集中的影响下, 城市化进程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城市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正风靡于整个世界——尤其是在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1950年到1970年间, 世界城市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 结果, 到1970年, 城市居民点差不多容纳了世界总人口的40% (表1)。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家的预测, 在本世纪末, 城市人口将占世界人口的50%以上, 即30多亿人。因此, 本世纪最后30年间增加的城市人口要比1970年的城市总人口还要多。

表1 世界城市人口变化 1800—1970年

年 份	总人口 (百万)	城 市 人 口 (百万)			占世界总人口比例 (%)		
		总 数	城 市 人 口		城市总人口	城 市 人 口	
			2万以上	10万以上		2万以上	10万以上
1800	906	29.3	23.5	16.6	3.0	2.4	1.7
1850	1,171	30.8	54.3	29.0	6.4	4.3	2.3
1900	1,608	224.4	151.8	90.8	13.6	9.2	5.5
1950	2,400	706.4	566.7	406.0	28.6	22.7	16.2
1960	2,995	994.0	807.0	592.0	33.0	26.9	19.7
1970	3,628	1,399.0	1,169.0	863.9	38.6	32.2	21.8
1975	4,000	1,650.0	——	——	41.0	——	——

资料来源:《城市化研究》1965年,第524页;《亚洲城市化》1957年,第53页;K·戴维斯1972年,51页、56页;以及其他资料。1800年—1900年城市人口包括所有5,000人口以上的居民点。1950年以后的城市人口数是根据各国同意的标准统计的。这两种不同的城市人口的计算方法造成的差异不很大:1950年在5,000人以上的城市居民点中居住着27.2%的世界总人口,而根据国家标准则为28.2%;1970年有关的数字分别为37.6%和38.6%。

由于城市化的高度能动发展和多方面特征,无论是在地理系统结构内,还是作为各学科研究工作的目的,都特别适用于用综合方法对其进行调查研究。看来在人口地理学所面临的

非常重要的诸任务中，还有一个密切注视城市化与人口分布之间不断增长的互相依赖关系的任务。

用人口地理学方法来研究这些相互关系，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解决更完善的居民点形式及其空间结构方面的问题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

用这个观点分析问题，我们就得出结论：目前，城市化在决定总人口分布的趋势上影响越来越大——在确定它的形式及空间结构的演变方面尤其是这样。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证明这个观点。鉴于当前在城市化的准确定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的事实，我们必须首先正确地理解这个现象。

现代城市化的定义

在苏联的科学文献中，相对来说，城市化的研究至今仍基本上局限于几个特殊的问题和外在形式上：城市人口比重增加，新城镇的出现，市区的技术设备方面的改进等等。没有把城市化作为一个重要的综合性问题而系统地加以研究，却往往仅从一个狭窄的区域观点来考虑。

然而，近些年间，人们已经一致地从更广泛的方面把苏联的城市化作为一个世界范围的历史进程来对待，这个历史进程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必须强调，城市化不能归结为现代城市简单的机械增长、人口在城镇范围内的集中和城市在国家生活中所起的日益增强的作用。城市化与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有关。这些变革发生在某些城镇和乡村，这些城镇和乡村受工业、交通、各种公用事业的影响，受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借用马克思的表述：城市化的实质也就是有着广泛的社会含义的“城市关系”（科干，利斯顿高特，1975）。

在城市化特有的“二合一”（two-in-one）的特征方面进行更多的理论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研究结果对于更好地理解一些过程——这些过程决定城市化居民点不同形式的发展——可能将有很大的帮助。城市化的进程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方面，与最大和最活跃的主导中心区的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与这些中心区所完成的向其外围的扩展有关。城市化通过促进经济和文化潜力在大城市集中，经常在中心区及其外围之间造成差别，同时它又具有消除这些差别，把外围提高到中心区水平的持久的趋势。这种经常性的“脉动”是城市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主导中心的作用是这个过程中的决定因素。（阿克赫泽，1974）

苏联专家已经证明：认为城市化是个独立的历史进程，把它说成决定整个社会发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城市化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而仅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可以认为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和前提。因此，城市化为控制社会经济结构的一般规律所制约。同时，还由其独特的固有的发展规律所决定。这些规律的影响在历史的现阶段极为明显。

鉴于世界文献中对城市化解释的巨大分歧，我们提出两种城市化的概略定义，以适应其发展进程的两个主要方面——城市化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皮沃瓦诺夫，1972）。

关于城市化的最初阶段，在城市人口远非达到饱和状态和当其量变更加必要的时候，从名称的狭义上来理解，更着重于城市化的传统概念（即城市的增大及其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是完全正确的。

可是，在发展的现阶段，如此探讨这个问题是不能十分令人满意的。现阶段，在发达国

家中，城市化过程首先表现为性质的改变。从广义上把城市化规定为一个多方面的过程是绝对必要的。这就是我们在完全承认各种学科（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口学等）研究城市化不同方面的重要性的同时，仍然认为必须要强调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和把城市化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过程来分析的重要性的原因。这样做与科学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当科学面临着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时，就要朝综合方向发展。

我们认为，城市化的过程在不止一个阶段上与活动（或广义上的生产）的集中紧密相关。这种活动是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一个特征。有关上述论点，我们可以列举广义的现代城市化的突出特征如下：

- （1）城市活动（或功能）类型的集中、强化和分异；
- （2）居民点新形式及空间结构的扩展；
- （3）城市生活方式连同这种生活方式中人与人关系的特殊结构、文化、价值规律、发展方向等的扩展。

我们相信这两个定义——狭义的和广义的——反映了取决于城市生活组织形式的城市化过程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城市化的第一阶段主要与其发展（即城市人口比重增长，城市网扩展，大城市作用增强等）的外延性或广泛性（extensive）因素有关。这个阶段显著的特征是广泛利用大城市人口集中所带来的优点，并且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优点。

第二阶段，在科学技术革命所创造的条件下，城市化的内向性或集约性（intensive）因素的作用大大提高，这种作用和城市化进程本身的内部差异有关。城市化范围起初局限于城镇，如今已扩大到乡村，并且席卷了整个社会。现今世界上，城市化进程的空间差异正在日益加强；在这方面，不同国家的特征十分突出。城市化的居民点形式也改变了：大城市正在被城市区域所代替，区域内存在着相互关联并朝着相反方向——生产和人口的集中以及由于在整个区域内（从中心到外围）的移居而产生的分散——发展着的两种倾向。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现阶段城市化的特点就是作为人口集中基本形式的大城市逐步消失；现代城市化表现了对早期传统的城市化辩证的否定。所以把城市化的前景与新形式居民点的出现和更广泛的传播联系起来是合理的。

综上所述，城市化的任何定义必须考虑这样的事实，即现代城市化，取代了作为居民点基本形式的传统城市，更多地与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活动集中联系起来。科学与技术革命刺激劳动力（随后为人口）从低效劳动投入形式向高效劳动投入形式转变。在经济活动的分支结构及其空间形式中都可以观察到这种趋势。其结果，在考虑到城市化进程总规模的前提下，数量较少而地区有限的中心区起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可以设想，城市化是一个城市活动在劳动力使用最为有效的相当少的几个区域和中心里集中的过程。

居民点发展趋势及处理该问题的某些方法

伴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度发展，城市生活的组织也有了本质的变化。特别是这些变化日益突出了城市作为一个居民点形式的历史局限性及其内在的缺陷——市区内过量投资所造成的过度负担；住宅、工厂、运输线以及其它类似建筑的极度混乱；缺乏备用地而引起的拥挤等等。

几百年来，城市布局紧凑，城区内没有功能分区，工场、住所和娱乐场所相邻布置等状况——所有这些都曾是城市的重要优点。由于这些优点，城市才能够在它们周围的乡村环境中显得特别突出，并能够控制周围的乡村。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城市的稳步成长，城市居民点紧凑形式的优点转变为缺点给居民生活与生产带来许多困难。在科技革命影响下，城市化进程的加强已经使得新居民点形式的传播这一问题变得尤为迫切了。

尽管城市作为一个长期的居民点形式的观点至今还没有被完全放弃，可是城市演变成聚团的事实已经在科学文献中得到普遍承认。然而很明显，这种聚团也根本不是居民点的最终形式。这就是为什么说对未来的居民点形式赋予更精确的概念是尤为及时的。

因此，我们必须能动地处理这个问题，应该明白，随着生产力的稳步发展，居民点发展经历着一个从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错综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保证居民点经常地向更进步的形式变革，但无论在小城市还是在大城市甚至在城市聚团都还没有完结。

当我们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发展和完善居民点而不得不建立科学的、合理的基础时，这种能动的方法就尤为重要了。在苏联，居民点的改造是从苏共十五大系统地提出基本的社会经济任务开始的。为了综合地加强生产及提高效率，有必要找出这样一些居民点形式，这些形式的空间组织能确保生产最为有效。。这就是在不久的将来苏联的努力应该旨在有计划有控制地形成居民点体系的原因。这一体系的基础可见于现存的城市聚团和其它居住地区里，在工业联合企业的成长中，以及在同样地参与这一体系的大大小的村庄转变为现代化的装备良好的居民点中。（弗明，1974）

在这一点上，应该使如下概念在理论上更加精确，即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将生产（指广义上的生产，即包括非生产的活动领域）的空间组织与人口分布结合在一起的相互关系的特点是什么。

一方面，重要的是放弃简单地把居民点当作是由生产分布单独决定的观点。过去，这种观念是造成人们广泛持有下列看法的主要原因，即确信只要重新分布物质生产就能轻易地调整人口分布。另一方面，认为生产空间组织里的人口分布是绝对的和孤立的东西，也是没有足够根据的。尽管已有居民点作为生产力布局中的一个因素，其作用日益加强，支配居民点发展的规律相对独立以及早期居民点形式具有某种惯性——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成为上述论点的依据。

很明显，我们不得不涉及生产和人口分布之间更密切更复杂的关系。我们也必须对存在于“生产——人口分布”系统中的反馈给予应有的注意。在现阶段，正如不规划生产力布局就不可能调节人口分布一样，要依赖人口分布“自动地”适应地区生产活动与非生产活动的形式也是不可能的（明茨，伊格拉梯也夫，1974）。

要分析苏联居民点的进化及其将来的发展，人们必须考虑国民经济发展的高水平和苏联人民进一步加强发展国民经济的决心；这一点反映在生产更加高度地集中于高经济效率的中心和地区上；反映在增加原有生产能力的相对作用上（进行新的建设是保证生产发展的一种手段，但要减少对新项目的依赖）；反映在减少总的经济构成中的原料生产上；还反映在明显加强国家的生产活动和非生产活动中的联合过程等方面。

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受社会发展规律的约束，居民点也必然要经过从一广泛的、量的膨胀（居民点的高速发展，居民点密度和规模的增加等）阶段到一个密集的、质的

发展阶段，后一个阶段包括居民点新的更复杂的形式和空间结构的出现和传播。

要想更好地了解苏联居民点发展的前景，重要的是牢记以下事实：(a) 居民点类型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上述国民经济中战略性趋势的影响；(b) 各居民点形式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效益正日益增长着；(c) 城市的社会经济“自给自足”(Sely-sufficiency)和乡村的隔绝状况正在得到(也在计划中)克服；(d) 居民点的形式在规模上正在增大而且空间结构更加复杂。

居民点形式发展的概略描述

在苏联以及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现阶段，出现了包括整个行政区及更大地带在内的广大的城市化区域，这与生产和人口的集中及空间演变正在出现新形式这一事实有关，这种新形式分布于广大区域而不是在个别点上的发展。

因而，应该与足够大的城市化区域(行政区、地带等)紧密联系起来考虑未来更复杂的居民点形式和空间结构；它们的扩展是克服传统城市在社会经济生活和行政与规划方面的自治权的结果。由于这个原因，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和居民点复杂的区域结构的引力中心从通常的分类单位(一个经济区、城镇)逐步转移到高水平城市居民点聚集和具有巨大经济潜力为特征的——即高度城市化的——区域。

这个过程加强了将独立居民点联成一体的关系，并且导致出现新的居民点形式，不管其外表如何相似，这个过程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根本不同的。随着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居民点的特殊形式也可能非常不同。这给居民点形式分类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即使具有非常高度的概括)。最终，在评价这些新的居民点形式上仍有巨大分歧；不仅不同的科学方法解释了这一点，而且居民点新形式的出现所提出的问题的矛盾特征和复杂性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初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概述苏联居民点的四个主要形式及其等级结构。它们可能是将来全国居民点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过渡形式。

(1) 紧凑的大城市——科技革命初期的居民点的基本形式。

(2) 聚团——发达的成组居民点的基本形式。越来越多的例子表明，它是一个独立的大城市与一个新的更复杂的居民点形式之间的过渡阶段，这种新的更复杂的居民点形式可以是一个城市化区域，也可以是一个区域规模的城市等等。聚团，作为居民点发展中的一种形式，其过渡特征已经明显地引起了一场如何评价它的巨大争论——提出了一系列从否定城市聚团这一既定事实(和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到认为它是一个绝对的和最终的居民点形式的观点。

(3) 城市化区域——未来居民点的主要结构成份。它是一个设想的相当广大的城市化区域，其核心为一个独立的强有力的聚团或连同其外围地区的几个聚团。在各种情况下整个显示为一个起源于一般形态和功能特征的统一体，是一个新的(但可能不是唯一的)居民点形式。它的基础是专业化、功能区的空间分隔以及广大地区的弹性规划。它的发展可以看成是克服旧的城市形态和减慢大城市发展的手段。

(4) 城市化地带——未来遍及整个国家的居民点空间结构的一个基本成份(它本身又包含了多种要素)。一般地说，它包括几个城市化区域，是高水平城市化国家的唯一特征。

居民点发展的现阶段，存在着城市向城市化区域或地带发展的趋势。其途径是通过聚团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形式的城市是城市化最初阶段居民点体系的基本要素，通常大城